

21 世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新作

J.M.COETZEE

慢人

SLOW MAN

邹海仑 译

巨擘书库 ◎ 库切核心文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库切新作

21 世纪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新作

COETZEE

慢人

SLOW MAN

巨擘书库 © 库切核心文集

邹海仑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慢人/[南非]库切(Coetzee,J. M.)著;邹海仑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6
(巨擘书库·核心文集)
ISBN 7-5339-2315-4

I. 慢… II. ①库…②邹… III. 长篇小说—南非—现代 IV. I478.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0925 号

J. M. Coetzee

SLOW MAN

Copyright © 2005 by J. M. Coetzee

All rights are reserved by J. M. Coetzee throughout the world by arrangement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 Inc. (551 Fifth Avenue, Suite 1613 New York, NY 10176-0187 USA)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图字:11-2005-66 号

策划统筹 曹洁 李庆西
装帧设计 文森析

特邀编辑 刘微亮
责任编辑 余文军

慢人 [南非] J. M. 库切 著

邹海仑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75 字数 210000 印数 00001—14000

ISBN 7—5339—2315—4 定价: 23.00 元

编辑手记

两次布克奖，一次诺贝尔文学奖，这早已使库切成为世界文坛上响当当的名字。但他一贯干脆冷峻的思想却深埋于名誉的光环所无法抵达之处。库切的文风一向简约收敛，多用短句却掷地有声。这是情感上的节制，更是思想上的自信，甚有《圣经》的大手笔意味。

在这部提名 2005 年布克奖的新作《慢人》中，库切秉承了他一贯的语言风格，却在文体上收缩了故事情节的成分，加大了哲学思考的比重。这无疑使这部探索型小说远离了“讲故事”的休闲品位，走入了更加广阔而又弥深的思想领域。一个在车祸中失去一条腿的老摄影师将如何面对一个有生活气息的女护士及其家人和一个神秘来访的女作家？库切在这个简单的故事构架中并没有突出它的传奇色彩，更没有用桃色八卦的悬念挑逗读者的胃口。因为他关注的并非瓷娃娃般的爱情，而是相比之下更有负重感的命题，诸如衰老、残缺、羞耻、死亡，甚至超越死亡的轮回。在其代表作《耻》中，库切讨论了作为民族和种族意义上的非洲在后殖民主义时代中，与白种人共同背负的群体耻辱。而在《慢人》中，作者却把“耻”的体验定位在个体身上，展现羞赧与尴尬对个人自尊心慢慢蚕食的

过程。

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说：“上帝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这是一种光明的回答。库切却赋予作品更多的怀疑态度，他用摄影师坐在尿湿的睡裤中面对女护士的儿子那一幕，向读者毫无遮蔽地展示了一个无能者一塌糊涂的颓唐和自暴自弃的无奈。爱是否足以填平这般毋庸置疑的差异？爱是否足以挽救这样没有自尊的残年？爱是否足以弥补这种精神上的缺损？库切没有给出答案，他只给了我们一个封闭的故事，却引领我们走向一个开放性的结局，留给我们对人生连绵不断的审视与思考。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
第三章	20
第四章	24
第五章	35
第六章	39
第七章	45
第八章	52
第九章	63
第十章	75
第十一章	80
第十二章	82
第十三章	87
第十四章	97
第十五章	111

第十六章	126
第十七章	141
第十八章	144
第十九章	157
第二十章	166
第二十一章	179
第二十二章	184
第二十三章	191
第二十四章	199
第二十五章	209
第二十六章	227
第二十七章	240
第二十八章	250
第二十九章	265
第三十章	280
2003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294
他和他的人	297

J.M. Coetzee

第一章

从右面来的猛然一击撞上了他，那么剧烈，令人毛骨悚然，又那么疼痛，活像遭了一下电击，把他从自行车上撞飞了。放松！当他在空中飞掠的时候（在空中最轻松舒适地飞掠），他告诉自己，的确，他能感到自己的四肢听话地松弛着。像只猫一样，他告诉自己：打个滚儿，然后跳起身来四脚着地，准备迎接即将发生的一切。那个不同寻常的词儿柔软或敏捷^①也从地平线上冒出来。

然而，结果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知是由于他的两条腿不听使唤还是由于他有片刻的晕眩（他听到，而不是感觉到，自己的头骨在柏油马路上的撞击，遥远，木然，好像一下球棒的击打），他根本没有跳起身来双脚着地，恰恰相反，而是一米米地在地上滑动，滑动，直到他被这滑动完全催眠为止。

他伸直了四肢，平静地躺着。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太阳的触摸那么充满柔情。和让自己懒散松弛、等待着力量的恢复相比，还有更糟糕的事情。事实上，可能比让自己小睡一

① 原文为 *liber* 和 *libre*，意思相同，均为“轻柔”或“敏捷”之意。一个为英式拼法，一个为美式拼法。译者在翻译时略作变通。

下更糟。而他合上眼睛；世界在他下面倾斜，旋转；他恍然离去。

一度，他短时间地苏醒过来了。曾经那么轻盈地在空中飞掠的身体已经变得十分沉重，如此沉重，以至凭他的全身力气也不能抬起一个指头。有什么人正在俯身向他逼近，挡住了他的空气，是一个长着又粗又硬头发的年轻人，沿着他的发际长着许多雀斑。“我的自行车，”他对那个小伙子说道，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困难而清晰地说出那个词儿。他想要问他的自行车怎么样了，是否有人照看，因为众所周知，一辆自行车能够一眨眼工夫就不见了；但是还没等他说出那些词儿，他又失去了知觉。

第二章

他正在被左右摇晃着，被送往什么地方。一些人声从远处传到 he 这里，一些喧哗声按照它自己的节奏起伏着。什么在进行中？如果他睁开眼睛，他就会知道。但是，他还做不到。什么东西正在来到他面前。每次一个字母，咔嚓咔嚓咔嚓，一条信息正在被敲击在一个玫瑰红色的屏幕上，那屏幕在他每次眨眼的时候就像水一样抖动，因此很可能是他自己的内眼皮。E—R—T—Y，这些字母写道，然后是 F—R—I—V—O—L，然后是一阵颤抖，然后是 E，然后是 Q—W—E—R—T—Y，连续不断。

Frivole^①。什么东西好像惊恐地掠过他的周身。他扭动着；从那洞穴里，一阵呻吟正在喷涌而出，并且从他的喉咙里爆发出来。

“疼得厉害吗？”一个声音说道，“不要动。”一下针扎。片刻之后那疼痛消失了，然后是惊恐，然后是意识本身。

他在一团好像蚕茧一样凝滞的空气中醒来。他试图坐起来，但是没能做到；他好像被裹在混凝土里。他周围是一片单

① 法文：无聊，毫无意义。

调的洁白：白色的天花板，白色的单子，白色的灯光；还有一种带细颗粒的洁白好像古老的牙膏，他的头脑似乎就被糊在这层牙膏里；所以他不能有条理地思索，他变得十分绝望。“这是怎么回事儿？”他大声说道，或者，也许是喊道，那意思是你们这是把我怎么了？或者，我醒过来的这儿是什么地方？或者甚至是，什么命运落到了我的头上？

一个穿白衣服的年轻女人，从不知什么地方出现了，她停下脚步，留心地看着他。出于头脑中的昏乱，他试图问点什么问题。但太迟了！她带着一丝微笑，让人宽心地在他的胳膊上轻拍了一下，又继续向前走去。对于那下轻拍，他很奇怪，似乎只是听到了却没有感觉到。

情况很严重吗？如果有时间只问一个问题，这就是应该问的问题，虽然对严重这个词儿意味着什么，他并不愿意往深处想。但是比起这个有关严重的问题更为紧迫的，比起提问究竟在麦吉尔路发生了什么事情，把他吹到这个该死的地方来，更为紧迫的事情，是他需要找到回家的路，进屋关上门，在熟悉的环境中坐下来，使自己恢复元气。

他试图去摸摸右腿，这条腿不断发出朦胧的信号，表明它现在就是出了毛病的腿，但是他的手不愿意动，没有东西愿意动。

我的衣服，也许应该预备性地先提这个无关痛痒的问题。我的衣服在哪儿？我的衣服在哪儿？我的情况有多严重？

那个年轻女人又飘回到他的视野里。“衣服，”他以一种巨大的努力说道，尽可能高地扬起他的眉毛，以表明他的紧迫性。

“不要担心，”那个年轻女人说道，并且用另一个微笑来安抚他，她特有的那种天使般的微笑，“一切都很安全，一切都有人照看。大夫马上就会来看你。”的确，马上就有一个年轻男子（他肯定就是那个大夫）出现在他身旁，并且对他窃窃耳语。

“保罗吗？”这位年轻大夫问道，“你能听见我讲话吗？我说的名字对吗，保罗·雷蒙特？”

“是的，”他小心翼翼地說道。

“日安，保罗。现在你会感到有一些迷糊。这是因为已经给你注射了一针吗啡。过一小会儿我们要进行外科手术。你受了重伤，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多少情况，它使你的一条腿情况很糟。我们要检查一下，看看我们能够对它进行多少挽救。”

他再次扬起他的眉毛。“挽救？”他想要说。

“挽救你的腿，”大夫重复道，“我们将不得不进行截肢，但是我们会尽可能挽救能挽救的。”

此刻在他的脸上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那位年轻大夫做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儿。他伸出手去摸他的脸颊，然后就让那只手停在了那儿，托住他老年人的头。这是那种女人才会干的事情，一个怀有爱心的女人。这种姿势使他十分尴尬，但是他不能庄重地移开。

“在这件事情上你愿意信任我吗？”那位大夫问道。

他无言地眨了眨眼睛。

“好。”他停顿了一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保罗，”他说道，“目前的情况使我们没有选择。你明白吗？我得到了你的同意吗？我不会要求你在表格上签名，但是你同意我们进行手

术了吗？我们会尽可能挽救能挽救的，但是你受到了很重的撞击，已经造成了很多损伤，比如，此刻我不能说我们是否能保住膝盖。膝盖已经被彻底碾碎了，还有一些胫骨也是如此。”

似乎它知道有人正在说到它，似乎这些可怕的词儿已经把它从不安的睡梦中惊醒，那条右腿给他发出一阵拉扯般的疼痛。他听见自己的喘息声，然后是血流在耳朵里突突的跳动声。

“好啦，”那个年轻人说道，一边轻轻在他脸颊上拍了拍，“该推走了。”

他醒来的时候自我感觉舒适自在多了。他的头脑十分清醒，他依然是老样子（精神旺盛！他想道），虽然愉快，但懒洋洋的，他能够在任何时候又沉入小睡之中。那条受了撞击的腿此刻觉得变得非常巨大、笨重，但是却毫不疼痛。

房门打开了，一个护士出现了，一张新的、精力充沛的面孔。“感到好些了吗？”她问道，然后很快又说道，“先别费劲说话。汉森大夫一会儿就来和你谈话。在这期间我们有些事情需要做。所以我要求你放松一下……”

接下来的情况表明，在他放松的当儿她要做的事情，就是插导尿管。对一个人来说这是一件挺讨厌的事情；他很高兴做这件事的人是个陌生人。这就是它带来的结果！他责骂着自己。这就是它带来的结果，谁让你有那么一阵儿注意力走了神呢！还有那辆自行车：那辆自行车变成了什么样儿？现在我该怎么出去买东西？我的大错特错就是不该走麦吉尔路！他痛骂着麦吉尔路，虽然事实上多年来他一直骑车走麦吉尔路，从来都是平安无事。

那位年轻的汉森大夫到达以后，要做的事情，首先是对他把他的病情做一番简要介绍，以便使他跟上节拍，然后是关于他的腿的一些更专门的消息，有些消息好，有些不那么好。

首先，对于他的情况的一个总看法是，鉴于人的身体在与一辆高速行驶的小汽车相撞时可能造成的后果，他可以庆幸自己的情况并不严重。事实上，与情况严重截然相反，他可以认为自己十分幸运，有福气，有上帝保佑。这次车祸给他造成了脑震荡，然而，他戴的头盔救了他的命。要继续观察，但是没有任何内出血的迹象。至于各项运动神经功能，初步的迹象表明它们都没有受到伤害。他是失去了一些血，但是失血已经得到补偿。如果他对于自己的下巴僵硬感到奇怪，他的下巴并没有断裂，仅仅是有些淤伤。他后背和胳膊上的擦伤实际情况并不像表面看上去的那么严重，它们在一两个礼拜后就会痊愈。

现在再谈这条腿，这条受到撞击的腿，到头来，他（汉森大夫）和他的同事们没有能够保住那个膝盖。他们曾进行了一场详尽的讨论，做出了一致的决定。这次撞击——他随后将会在 X 光片上向他展示——就直接作用在膝盖上，并且在那儿造成一个额外的复合扭转，所以关节被撞碎的同时还被拧了麻花。对于年轻人，他们也许会进行再造术，但是常规的再造术将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手术，一个接一个，时间要拖上一年多，甚至两年，而且成功率不到百分之五十，所以总而言之，鉴于他的年龄，他们认为最好干脆将这条腿就在膝盖以上截肢，保留适当长度的骨头以安装假肢。他（汉森）希望他（保罗·雷蒙特）会理智地接受这个决定。

“我肯定你有大量的问题要问，”他最后说，“而我会很乐

于努力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也许不是现在，最好是在早晨，在你睡过一觉之后。”

“假肢，”他说道，这是另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字眼，虽然现在他知道了下巴并没有碎，仅仅是擦伤，但对于说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字眼他倒是不太感到难堪。

“假肢。人工肢体。一旦外科手术的伤口痊愈以后，我们会安装一个假肢。四个星期，甚至可能更快。根本要不了多少时间你就会又能走路了。如果你喜欢，也能骑自行车。在一些训练之后。还有别的问题吗？”

他摇了摇头。为什么你们不首先问问我？他想要说，但是如果他说出这几个词儿他就会失去控制，他就会开始叫喊起来。“那么我会在明天早上跟你谈谈，”汉森大夫说道，“别灰心！”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那并不是结局。首先是侵害，然后是征求同意这种侵害。那些人在让他一个人留下来之前有一些文件要他签署，而事实证明，这些文件令人惊讶地难办。

例如，家庭。他的家庭成员有什么人，在什么地方，那些文件问道，应该如何通知他们？还有保险。他的保险公司是什么保险公司？他的保险单规定包括哪些保险内容？

保险毫无问题。他投保的是完全险，他钱包里的一张卡能够证明这一点，如果再不精明谨慎，他就一无是处了。（但是他的钱包在哪儿？他的衣服在哪儿？）家庭是一个不太好直截了当回答的问题。他的家庭成员有什么人？怎么才算是正确的回答？他有一个姐姐，她在十二年以前就过世了，但是她依然活在他的心里，或者说和他在一起。正如他有一个母亲，她有

时候不在他的心里和身边的时候，就会在巴拉莱特的墓地里，在她的那小块地上等待天使们的号角声。还有一个父亲，他在更远的地方等待着，在帕乌的墓地里。他很少从那儿来看望自己的儿子。他们就是他的家人吗，他们三个？那些生出你并和你一起生活过的人永远不会过世，他很想告诉设计出这个问题的人，不管他是谁。你把他们记在心里，正如你希望那些后来者记住你一样。但是在表格上没有空间来发挥这些答案。

关于这个问题，他能够更加确定的一点是，他既没有妻子也没有任何子女。当然，他结过一次婚；但是那个事业中的另一个合伙人已经不再是他的一部分。她已经逃避开他，完全逃避掉了。她究竟怎么设计了这个鬼把戏他还需要去琢磨，但是事情就是那么回事：她已经逃到她自己的生活中去了。因此，就所有实际的意义而言，当然也是就表格的意义而言，他是个未婚者：未婚，单身汉，独身，一个人。

家庭：无。他以粗大的字母写道，那位护士在一边偷看着，他又画线勾掉了其他问题，在表格上签字，他们两人都签了字。“日期？”他问那个护士。“七月二日，”她回答道。他写上日期。运动功能未受损伤。

给他服用的一些药片，目的是要减轻他的疼痛并使他睡觉，但是他睡不着。这一切——这陌生的床铺，这毫无装饰的房间，这消过毒但又弥漫着轻微尿味的空气——这一切显然不是梦，它是真实的事物，像他遇到的各种事物一样真实。然而整个今天，如果它完全是同一天，如果时间还意味着什么事情，都有一种梦的感觉。当然，这个东西，现在他第一次在被单下打量它，这个异形的物体包裹在白色的绷带里，附着在他

的臀部，直接出自那梦的国度。还有，其他事情怎么样了？那个戴着疯狂闪光的眼镜的年轻人，以那样的热情说到的事情——什么时候才会露面？他一辈子还没有看见过一个赤裸的假肢呢。出现在脑海里的图画，是一根头儿上有一个倒钩的木棒，好像一个鱼叉，在它的三个小脚上有橡胶吸盘。它出自超现实主义。它出自达利^①之手。

他伸出一只手（他第一次注意到，三个中间的手指被绑扎在一起），按了按那包扎在白色绷带里的东西。它根本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感觉。它好像一段木头。只是一个梦，他自言自语道，接着沉入了最深的梦乡。

* * *

“今天我们要让你走路，”年轻的汉森大夫说道，“今天下午。不是长途行走，只是走上几步好让你体会一下它的感觉。伊莱恩和我会到场帮把手。”他朝那个护士点了点头，伊莱恩护士。“伊莱恩，你能够用矫形器把它安上吗？”

“我今天不想走，”他说。他正学着通过咬紧牙齿说话。不仅下巴受到了擦伤，而且那边的臼齿也松动了，他不能嚼东西。“我不想急急忙忙的。我不想要假肢。”

“好吧，”汉森大夫说道，“我们谈的不是假肢，那还提不上日程呢，这只是恢复，是恢复的第一步。不过我们可以明天或后天再开始。这样你就会看到，失去一条腿，这并不是世界的末日。”

① 萨尔瓦多·达利（1904—1989），西班牙画家，超现实主义艺术大师。晚年定居美国。